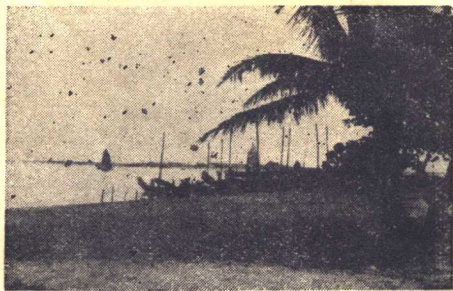


初訪五指山

艾治平 著



新華書店中南總店出版

山 指 五 訪 初

—日十二行漫區黎—

著 平 治 艾

版出店分總南中在香華新

出版編號(中) 0461

初訪五指山

著 者 艾 治 平

出版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漢口黃興路25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志 新 印 書 館
(漢口清芬路54號)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

1—6,000(漢)

基本定價(甲)3.10

前記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夜晚，我們的千萬張白帆在驚濤駭浪中穿過了戰火紛飛的瓊州海峽；第二天，當曉色從波尖上剛剛昇起的時候，我們，英雄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把莊嚴美麗的紅旗高地插在海南島的陣地上。

隨着陣陣的軍號，到處揚起的都是勝利的聲音，這裏一個城池，那裏一個城池，都解放了，解放了！當我滿懷從不會有過的喜悅心情跟隨部隊踏進了歡騰如海的海口，我知道這個島上最大的城市的解放，就是敵人在海南島上澈底的死亡。

接着，在炎日底下，我們便馬上展開了有計劃的追剿，縱橫穿插、窮追猛打，滿山滿谷是敵人遺棄的武器，滿地是俘虜的大羣，而在全世界勞動人民偉大節日『五一』的前夕——四月三十日，又解放了全島最南的港口——榆林、和三亞。

海南島全境解放了！

5804

我們堅強的脚步的聲音將怎樣被光榮的歷史所記載呵！

我衷心地爲他們慶賀——爲那些頑強鬥爭了二十三年的瓊崖縱隊同志們，和遭受了敵人千百年反動統治迫害的黎苗同胞，慶賀他們的光輝勝利。

這之間，我同島上的居民相處，我又遇到不少瓊縱的伙伴們；從那裏，我知道了許多在大陸上很少聽到的事情：關於他們敵後的鬥爭，關於黎人的暴動，五指山的傳說，以及那兒光輝的日日月月和山山水水，都使我極爲感動。然而作爲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不容許我滿足於眼前僅有的一知半解，所以在徵得堅持島上鬥爭二十三年的瓊縱司令員馮白駒將軍的同意後，五月九日我便到老根據地——五指山——去開始我較深一步的探求。

短短的二十個晝夜，縱貫瓊崖八百多里，我們在一個地方的停駐，往往祇是一天、兩天、或者三天。我雖然是把全力都放在觀察與瞭解之中，但終因語言不通，時間短暫，個人理解又貧弱得很，所以使聽到和看到的仍祇是浮浮淺淺。七月中旬，重回漢口，我深深地爲島上那些英雄的人民和他們英雄的事蹟所感動，彷彿時時他們還都以難懂的語言呼喚着我。這對我是一個教育，一個感召。於是我突然地想起，我應該在完成自己工作任務後，藉一點難得的時間寫下那些偉大的事蹟，作爲在我是第一次接近另外一個兄弟民族的深厚友誼的獻禮。這樣，我便在僅僅的二十天裏完成了六萬字的初稿，因爲新的工作已在使我不得不放棄

仔細的修改，就在同志的鼓勵和幾個夜晚的刪削下，終於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應該說明的，這裏寫下來的祇是五指山行關於黎族人民的一部，所以我用了書面扉頁上那個冗長的名字；其餘的一部還祇好置諸篋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那些素材充實起來，可能再寫些報導，雖然這祇是一個希望。

艾治平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在漢口。



領導瓊崖人民武裝鬥爭的瓊縱領袖，從左至右：符榮堅副主任、黃義副政委、馮白駒司令員兼政委、吳克之副司令員、馬白山副司令員。

——真人真事寫實——

英雄的故事

——張海作——

這本書包括『打吧！瞄得準準的』、『夜襲下馬城』、『不動刀槍的戰鬥』、『模範軍人張治國的故事』等七篇抗日戰爭時代的英雄故事，全是真人真事的寫實。所寫的戰鬥英雄吳士正、飛行神槍手安全福、模範軍人張治國等都是八路軍中著名的英雄人物；因為這些英雄都是八路軍賀龍將軍的部屬，作者又將其『我又會見了賀龍將軍』一詩附在後面。從這本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出抗日戰爭時代八路軍的勇士們是怎樣在英勇作戰和積極生產的。

基本定價：乙二·六〇元

革命的故鄉（通訊集）常上著（乙）二·一〇元

回到井崗山（通訊集）江聲等著（乙）二·二〇元

陝北風光（文藝）丁玲著（甲）三·八〇元

東北訪問記（工展報導）李雁著（乙）三·六〇元

杜廠長（短篇小說）李爾重著（乙）三·六〇元



• 售出數倍市門按價基上以 •

新華書店發行

（廣199）

目錄

前記

山行道上.....	十一	(一)
走向勝利的黎民.....	三	(二)
檳榔林子裏的『自治區』.....	一	(三)
和黎民領袖王國興相處的日子.....	一	(四)
偉大的感情.....	一	(五)
黎歌.....	一	(六)

山行道上

嶺前一路荔枝紅

和馮白駒將軍的一次談話之後，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們去五指山的要求。

晴朗朗的天。早晨和每日一樣由海面上吹來潮濕的混合着鹽水氣息的風；說實話，在海口、瓊山這一帶丘陵地區並未感受到已經被時代埋匿快變成了化石的詩人們所謂的『瘴癘交攻』。相反地，『椰雨蕉風』的島上氣候，簡直有點波濤詭譎，令人難以捉摸。今天還不就是這樣？當瓊縱司令部的汽車來接我們的時候，太陽直上直下蓋着頭頂，蒼空就是一個蒸籠。可是汽車在光滑的公路上僅僅跑了十里路，一到瓊山，傾盆大雨，迎面而來！陪伴着我們走了長長的百多里。

新解放區的大人孩子們，站滿村子口，熱情地向我們招手。我揮動着軍帽，他們更熱烈

地歡呼起來。在這一剎那間，我意識到是那紅閃閃的臂徽給予了他們無限的興奮和喜悅。在黎明還沒有到來的時候，反動派匪徒們是時常冒著人民解放軍的燦爛閃亮的牌子來混老百姓的。那時，人們區分光明與黑暗，醜惡與善良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看你頭上有沒有那光輝的兩個字：『八一』。

黃昏，雨也停了；我們住到十幾天前還是反動派魚肉人民的堡壘的定安縣人民政府的辦公廳裏。

.....

在屯昌，碰上瓊崖臨時人民政府教育廳長史丹同志。

他是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走進革命隊伍裏來的。鬢角已露出蒼白。十幾年來的島上鬥爭使他對每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敵人怎樣用軍事『進剿』、政治『欺騙』、經濟『封鎖』來對待瓊崖人民武裝的一系列犯罪行為，都能背誦如流，在他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說瓊崖有瘟毒瘴氣倒不見得，這個地方過去惡性瘧疾很厲害，死亡率也相當大；國民黨偽衛生部曾經派人來「調查」、「研究」，但那都是應付了事，絲毫效果也沒有。游擊隊員本身的生活已艱苦到有時吃不上飯；病了，腿被山蜞螞蟥咬腫起來，自然也談不到有甚麼醫藥，因此死在病床上的比死在戰場上的還要多。』一回憶起平常人不能忍受的艱苦歲月的門

爭，史丹同志不像方才那樣溫和地微笑了。

他爲我們講了許多國民黨匪幫摧毀人民武裝力量的陰謀鬼計之後，沉重地說：

『反動派在瓊崖對革命力量和人民施展的特務手段絕不次於在大陸上。尤其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眼看着大軍蜂擁南下，以陳濟棠爲首的海南匪首立即手忙腳亂，他們在海口設立了一個特務訓練班，企圖在我們的組織裏再度出現一九二八年的A·B團，但結果匪徒們是失敗了。在瓊崖區黨委領導的反特務運動鬥爭下，那些妄想用放毒、破壞、縱火、誘降以及最無恥的哄騙着年青的女特務用肉體來麻醉我們幹部的滔天罪惡都揭露無餘，而特務，幾乎是一網打盡了。』史丹同志指着在北面一排沒有窗戶的房子裏正在吃飯的人羣：

『那些人大多數是「勞動改造班」(教育改造特務的學校)出來的，有不少是海口畢業的學生，沒有出路，便被國民黨哄騙與脅迫來當特務，這樣的中毒並不深……』

說到教育工作，他很有把握地表示：

『海南島青年被國民黨毒害的雖多，但並不難改造，知識分子一旦覺醒過來是富有革命熱情的。』

一夜醒來，開始步行。

逐漸走進山區，景物也和外面有些不同了。一片平板土地上常是縱橫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椰子林，而在那下面，便是一堆一堆紅黃色被剝掉的堅厚的椰子皮。從今天起，我們也不帶開水了，走不上十里地，總會碰上挑着香蕉、椰子、菠蘿賣的老鄉們。在海口一千元能買兩隻香蕉，而在南園是可以買到十七個的。

微微泛紅的襯托着綠葉的鮮荔枝就在我們身邊，和市上買的味道却有些不同。唐明皇時候楊貴妃吃鮮荔枝的故事，我不敢說一定沒有，爲了一己的享受，反動派是從來也不考慮人民的多麼悲慘的結局的。何況：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即使踐踏死幾個無辜百姓，專制魔王們也是寧願博得妃子一笑的。
這就是舊中國的無情縮影。

『小莫斯科』

五月十六日，到『自治區』的第二天晚上，沒有月亮，星光點點，斑斑駁駁。
在屋門前搬了兩把椅子，和剛由縣城檢查工作回來的瘦面孔的劉同志閒談起來。

我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當我一問到他的家鄉和長久的鬥爭生活，顯然挑起了他的精神，聲音分外宏亮而有力地向我說：

『我是紅軍教導團時代的民兵，家就在「小莫斯科」之一的龍滾。』

如果看得見，他臉上一定煥發着興奮的光輝。

『你大概不曉得這個故事，因為那個時候你還是幾歲的小孩子，我才不過十四歲呢！』他看我不搭言，又繼續說：

『那是一九二八年，大革命雖然遭遇了嚴重的打擊，瓊崖這一把象徵光明的火可點燃起來了。革命的空氣濃厚極啦，到處鬥爭惡霸、地主，分房子分田，咱們窮人好容易有了翻身的希望。國民黨反動派可紅了眼，他們抓走了我們縣的領導人物楊士英的父母和親戚朋友，一個不剩，殺了個淨光。

『一次、兩次……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生死鬥爭，終於用血肉換來了勝利；打走了國民黨反動派，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在以樂會縣四區的陽江和我們萬寧縣屬的龍滾，方圓數十里建立起來革命根據地！那時候的高興勁頭和今天並沒有兩樣，大家都稱她作「小莫斯科」，連國民黨反動派都知道這輝煌的名字。

『在我們的「小莫斯科」，人人有飯吃，有工作；農協會、婦女團、兒童團，可熱鬧

啦；老百姓跟軍隊就是一家人，一有情況，農民們自動拿起鋤頭、鐵勾、大刀上前線，有名的排港大暴動時，就殺傷敵人一千多。

「小莫斯科」還有公園、俱樂部、合作社、醫務所、作起甚麼來都方便。就說玩吧，也保險你玩個痛快。工作完了，或星期天，男男女女又組織學習小組、讀報小組、開討論會，一切都是規程的集體生活。所以幹部們最大的希望是把工作搞好，或稍得空閒，組織上能介紹到「小莫斯科」參觀或工作。當時流行着這樣兩句話：「要想進步快，就在小莫斯科幹！」

正聽得津津有味，他突然住了嘴，我真有點急，奇怪地問他：

「還沒有完呀！」

「沒有完！還有甚麼好說的？以後便一切都壞了！」

「國民黨反動派看小莫斯科是眼中刺肉中釘，他們怎麼能甘心讓老百姓過好日子？在打退了匪徒們一次次進攻和匪首張世德率一師人妄想一舉攻佔陽江、龍溪的陰謀之後，國民黨便來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圍剿」，把小莫斯科圍困成了一個核心，一點點向事壓縮、焚燒、殺戮、姦淫、搶掠，無惡不作；眼看着我們的地盤一天比一天小，傷亡一天比一天多，但我們還堅持了三十八天……最後終於讓敵人佔了！」

『革命的火表面上是滅了，可是老百姓心裏明白，大家都相信還有過好日子的一天，因為我們的人——紅軍教導團、赤衛隊員、都轉移對外線和敵人繼續奮鬥爭去了。』

停了一會，我故意不吭聲，我知道他肚子裏的話還沒有完。

『好不容易啊！整整二十年，小莫斯科才又解放了！分土地、分耕牛、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樣，如果說有不同的，那就是比從前更好了一些！』他笑出聲音來。

夜深了，山裏各式各樣的蟲子都飛出來，到處閃爍着光輝。

我們一塊擲着椅子走到各人屋門前的時候，我明知故問地對他說：

『國民黨反動派不會再回來？』

『不會的，不會的！』他的語音非常堅定：『咱們的力量太大了，解放了台灣、讓蔣（蔣）根也去找他姥姥了！』他又爽朗地笑起來。

我們來到五指山

進入山區以來，走的路並不陡峭，有時會是較長的一段平原。每遇見這樣的地方，總是下了一個山和就要爬上眼前另一個山的時候。草又高又深，綠葱葱的，有的還結着新鮮醃醃的紅色花朵，如果我的嗅覺沒有失常，那是有一種清香味兒的。

草沒了人，向前看就見一個個小腦袋在擺動。眼前的景物使我想起了蒙古草原上那有名的詩句：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可是，在和蒙古草原燕山餘脈隔着遙遙路程的五指山，牛羊便成了珍貴的東西。說起來也許令人不會相信，但如果檢查每個村子被國民黨反動派拉走的牛羊，那數目的總合絕不是十位、百位、而是千位萬位了。

山不是懸崖峭壁，因而樹木便密麻麻地比仲夏夜的星子還要多。在這烟稀少長年不見霜雪的環境裏，每一棵樹幹都茁實得很，古老的菩提樹更根連枝結，遮蔽天日。如果不下雨，山嶺不爬到腿肚子上來，走在這天然的涼篷下，是頂『美』的事情。

抬頭清楚地可以望得見五指山，山峯真的如人手五個指頭那樣排列着，不過五指成年罩在白色雲霧中，二指和四指也祇有晴天才能看到。由山峯向下看，一片蒼翠望不到邊，森林和草叢綠得快透出油來。從跟着我們走的游擊隊員的口裏，知道他們曾由山腳下走過許多次，可是却很少有人到過半山腰，那是簡直無法找到一條路的。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國民黨反動